康對山先生集

對山先生全集卷之十九

邢臺張氏族譜六篇

敘例第一

康海曰予昔聞先夫人言予張氏繇諱士舉以上莫能知而元禮之後居河東或傳其孫子一二人皆莫知數實小子識哉毋以忘予先人之族矣於是海懼而述張氏譜焉

予作張氏譜會從舅綱來關中乃益得詳知張氏之系茂盛遠矣乃泣曰是予得成先夫人之志也夫是予得成先夫人之志也夫於是敘作譜之意為敘例

第一陳世次移易之本為世系第二系世次為世系第三述生卒娶葬及仕與不仕之事為世傳第四撫拾故行發揚幽光為大傳第五述配匹之源及女氏之世為外傳第六凡六篇焉而張氏之世有可考者矣

世系第二

張氏出尉氏縣世居尉氏城北門道東族數十百人元季麥氏起兵家人悉散居避兵而諱士舉者挈妻子來河中蒲州乃就占籍蒲州鳴教里居牛站巷中故為蒲州人永樂初有詔徙山西人填實圻內郡縣

同諱敬者乃來邢臺今子孫又世為邢臺麻村社人云而留蒲州者曰張元禮元禮者敬弟也始遷時元禮幼也故留元禮在蒲泰士舉而敬從遷焉然其遷名實元禮云

先夫人言河東之族富矣邢臺人乃數數困厄無有寧已乃今甚畏邢臺人至欲別其先人皆甚悖謬也

世系第三

上舉子二敬子五 賢子四 忠子四 全

林

三保

進

信後於浩

三十子

能子一鑾

浩繼子信子四䆀

鼎

謹

輅

泰子三旺子四鳳

昊

玘

強

與子一 騰

綱子一 拱辰

寬子二 清亡子

潔亡子

旻子一 青

元禮子一 循子一 舉

世傳第四

士舉字選之配某氏生二男子葬蒲洲 餘闕

敬士娶子取楊氏生五男子二女子葬邢臺磯兒村餘闕

元禮士舉第二子取某氏生一男子葬蒲州餘闕

賢字士希敬子舉人才為光祿寺大官署監事改南京鴻臚寺序班又改安慶巡檢司巡檢年七十二卒配郭氏繼陳氏生四男子一女子葬彰德府安陽縣西水鄴生卒闕

浩字守道敬第二子取劉氏無子以士希公第二子信為子葬邢臺磯兒村餘闕

泰敬第三子號里長公取朱氏生三男子二女子葬

邢臺碾兒村餘闕

寛敬第四子取王氏生二男子葬邢臺碾兒村餘闕

旻敬第五子取何氏歸滿州生一男子餘闕

循元禮子取某氏生一男子餘闕

忠巡檢公子取王氏生四男子葬邢臺碾兒村餘闕

信字本誠巡檢公第二子取郭氏生四男子葬邢臺碾兒村後于浩餘闕

三巡檢公第三子旣取而死

能巡檢公第四子取陳氏繼王氏生一男子二女子葬安陽

旺里長公子取李氏生宣德辛亥十一月二十卒正德己巳二月初四享年七十又八生四男子二女子葬邢臺碾兒村

興里長公第二子取李氏生一男子二女子葬邢臺碾兒村餘闕

綱字振紀里長公第三子取高氏生一男子

清寬子取李氏生一女子

潔寬第二子取趙氏無子

青旻子取李氏

舉脩子取某氏　居蕭州

康海曰予作張氏譜由吾母之昆弟以上皆世傳焉吾舅之子以下皆系而不傳

大傳第五

康海曰張氏吾母夫人之所自也吾思吾母之意乃作張氏族譜以畧敘述張氏先世之行事使張氏之後世可以觀焉

士舉公任俠善賈蒲中數年即號為千金然益儉約不用其二子敬元禮又皆幹蠱有給辨及被詔遷邢臺家益富實重遷故敬代元禮來邢臺謂有間可返去河中而卒不能故遂居邢臺云敬勤而好

爲又仗義有口人有急難即善與解紛那臺人人皆喜爲張公能平也乃益自曲直時事至專斷於鄉府吏莫之何因反厚結之焉

元禮則察察好黠覘識先物故凡販物將貴有利則佯多遜避不與及人皆弛也即宵夜馳販以此善積多有甲於蒲中然蒲中人往往少之

士希公脩貌美容倜儻愛客而好讀書習事年二十販山東山東客皆佔佔善蕩見士希公既盡喪所販見其客又散去不顧猶豫欲歸慙㦀恚蹉跎不歸則客已如此於是晝夜馳至蒲州依元禮然好氣耻下又

畏元禮無所垂已不肯見元禮而自刻苦為販販才
數月即至數十金已而撤至求士希公道遇得之乃
欲捶殺士希公士希公即善辯伏敬乃不捶殺已而
摯歸邢臺云士希公既至邢臺縣吏即求士希公舉人
材士希公力辭不舉有崔主簿者力請舉之於是士希公
始肯被舉來於是以士希公冠帶從御史督賦御史
乃分與士希公督而士希公則先完督矣以此擢士
希公為大官署正署正一年降為南京鴻臚寺序班
又數年出為安慶巡檢巡檢公既不得志而安慶又多
盜乃嘆曰嗟乎予不能大官乃亦不能署正序班邪

然吾今有以試矣廵檢一年則安慶肅然無盜也九
年歸邢臺年甚高猶躍馬試劒倔然壯捷及其病時
而季子能適居賈安陽水鄰乃冒病來水鄰見能顧
病益篤遂卒水鄰客中以此葬水鄰而能家安陽云
浩有力絕人而重使氣嘗為逆旅主人舍客盜夜劫
客欲殺客捕吏不敢嚮也乃手格殺數盜救客
泰為里長能以武斷於鄉人稱里長公善為稼穡蔬
藝之事　寬旻不詳其事實
康海曰吾為張氏譜傳能言泰以上之事者皆聞之
先夫人其不能聞者故不能詳焉其子孫苟知其先

人繼吾傳之可也

外傳第六

康海曰予既傳述張氏之世皆止先夫人之晜弟至於外傳乃亦自其晜弟之妻及先夫人姊妹止焉吾舅之子之婦及女子茲未暇附以俟張氏之子弟

某氏士舉公妻葬蒲州餘闕

楊氏敬妻葬邢臺餘闕

郭氏士希公妻邢臺人有女行生二男子葬邢臺餘闕

陳氏南京親軍指揮某女繼于士希公生三男子一

女子葬南京郭門外餘闕

劉氏浩妻葬邢臺餘闕

朱氏泰妻葬邢臺餘闕

王氏寬妻葬邢臺餘闕

何氏旻妻濰州人餘闕

王氏南京人忠妻葬邢臺餘闕

郭氏信妻葬邢臺餘闕

陳氏安陽人能妻生一男子一女子葬安陽餘闕

王氏安陽人能繼室生一女子

李氏旺妻

李氏興妻

高氏綱妻

李氏清妻餘闕

趙氏潔妻餘闕

李氏青妻

女一敬女也嫁為邢人王啓妻

諱士希公女嫁平陽府知事贈翰林院修撰武功

康長公諱鏞妻封太安人

康海曰予作張氏譜盖已成矣然不知張氏之後儻

能繼吾述焉今視世之子孫翩翩乎有以文矣

康氏族譜四篇

例義第一

康海曰先人之遺聲盛德其子孫不可無以紀也況其先人所從來乎於是懼述康氏族譜焉而始於文政公以至於予小子海兄弟之族夫譜者所以合親順孝理元始之道也彼迺有覬世亂胄者其後宜何以觀焉故予由文政公以上不敢述所出

康海曰康氏譜蓋三作之矣始於予太常公通政公繼作之予小子海又繼作之

康海曰先人有言予家人盡世世令名焉夫由吾觀

於上世曷非善厚質直矣故予今得詳序其事實

世系第二

諱政一子諱廷端子六世孝子二璨子二汝舟亡傳

汝礪亡傳

世友子二璟亡傳

諱世睦子三珪子一汝諧子一舉繼子汝霖

諱珙子三汝誠子二書亡傳

詩亡傳

諱汝楫子三諱蔚子三諱健子五諱鏞子二阜亡傳

海

銓亡傳

鍚子二　淮

溧

鑾子三　淙

浩

洋

錦子五　澤

潤

瀚

淳

濂

時雍七傳

年七傳

禋子一佐子三鋭

鈚

鍼

汝明十傳

世嫻子一璵八子一汝霖一繼子舉丙鼐西泰子三璽

貫

箄

清子一 演

深子二 壽

齡

恂子二 瑞

學

繼子四 愷子二 林

燾

灤子二 肅

懷

仝子四 整

福
能
孝
名亡傳
和子二 通子一 臣
達亡傳
羙亡傳

現亡傳
世任子三 琢子二 汝梅亡傳
汝羡子三 郁 二 晟子三 本子一 敖

雄子四厚

滿

才

萬

盛子一恕

忠子二紀子二振

祿

信子一池

秀七傳

朱子二九成子二英子二懷銀

懷金

玄七傳

玫子三修

斗

璿七傳

世恤子二

琛子三汝賢七傳

汝為七傳

小傳第二

諱政字文政始由𡇾始來徙武功居武功長寧是為武功康氏配李氏生一男子犇長寧西門平原生卒年闕

諱廷瑞字子安文政公子爲元興化路學官號西原先生配高氏繼樊氏生六男子葬長寧西門平原生卒年並闕

世孝字仁叔子安公子取某氏生一男子葬長寧西門平原生卒年並闕

世友字成叔子安公第二子爲元縣尉取　氏生一男子葬長寧西門平原生卒年並闕

諱世睦字敬叔子安公第三子配田氏生二男子葬長寧西門平原生卒年並闕

世[illegible]和叔子安公第四子取張氏生二男子葬長

寧西門平原生卒年並闕
世任字允叔子安公第五子取張氏生二男子葬長
寧西門平原生卒年並闕
世恤字賑叔子安公第六子取郭氏生一男子葬長
寧西門平原生卒年並闕
燦仁叔子取劉氏生二男子葬長寧西門平原生卒年並闕
璟成叔子殤
珪字君禮敬叔公子始由長寧徙縣城取望氏生一
男子葬縣北卜家原
諱珙字君讓敬叔公第二子配解氏生三男子葬卜

家原生卒年並闕

璵字君玉和叔子取周氏繼鄒氏生一男子葬卜家原生卒年並闕

現叔和第二子殤

珍字君用名叔子取楊氏生二男子葬卜家原生卒年並闕

璣名叔第二子餘並闕

璐賑叔子取姚氏生二男子葬卜家原生卒年並闕

汝舟字民濟璨子取李氏無子葬卜家原生卒年並闕

汝礪字民則璨第二子取張氏無子葬卜家原生卒年並闕

汝諧字民雍君禮子取劉氏又曰張氏生一男子繼

汝霖葬卜家原生卒年並闕

汝誠字民質君讓公子取于氏生二男子葬卜家原生卒年並闕

諱汝楫字濟川號東里公君讓公第二子舉明經為武功學訓導後為燕王長史尋出知安岳縣太宗即位詔為北京行部左侍郎生至正巳丑十二月二十二日卒永樂辛卯十二月二十一日年六十三

仁宗元年贈資善大夫工部尚書配解氏生三男子

一女子初　諭葬北京麗正門外後又　遣官歸葬卜家原

汝明君謙公第三子餘並闕

汝霖字民望號梅谿先生君玉子取董氏繼李氏無子以汝諧子舉為後葬卜家原生卒年並闕

汝梅字調元君用子餘並闕

汝㚴君用第三子取張氏生三男子葬卜家原生卒年並闕

汝賢琮子殤

舉民璭子後于民望為德安府倉大使取任氏繼王氏生四男子三女子葬卜家原生卒年並闕

書民質子殤

詩民贄第二子殤

諱爵字以德尚書公子為上林苑監左監正累官至中議大夫贊治尹南京太常寺少卿生洪武癸亥八月二十六日寅時卒正統癸亥三月十六日申時年六十一配李氏生二男子二女子葬江寧新亭

年字以齡尚書公第二子年二十一未取卒餘闕

禋字以敬尚書公第三子為上林苑監副累官至中憲大夫通政使司左通政年六十三卒取紀氏生二男子葬卜家原生卒闕

郁汝羡子取劉氏生二男子四女子葬卜家原生卒年並闕

秀汝羡第二子取馬氏無子葬卜家原生卒年並闕

柒汝羡第三子取呂氏生三男子一女子葬卜家原

生卒年並闕

諱倢字自強太常公子為通政使司經歷司知事生

永樂乙酉九月十一日丑時卒成化庚子五月初九

日巳時年七十七配袁氏生五男子葬縣南紙坊原

時雍太常公第二子年七歲殤

佐字自輔中憲公子為縣醫學訓科年六十九卒取

劉氏葬卜家原妾徐氏生三男子生卒闕

鼎字大器舉子取鄧氏生四男子一女子葬卜家原生卒年並闕

鼐字大容舉第二子取陳氏生四男子一女子葬卜家原生卒年並闕

和字大用舉第三子取雷氏生二男子二女子葬卜家原生卒年並闕

美舉第四子取許氏生二女子葬卜家原生卒年並闕

晟郁子取侯氏生三男子二女子葬卜家原生卒年並闕

忠郁第二子取王氏生二男子二女子葬卜家原生卒年並闕

九成柒子取董氏生二男子葬卜家原生卒年並闕

玖柒第二子取楊氏生二男子三女子葬卜家原生卒年並闕

諱鏞字振遠號曰巳庵通政公子為平陽府經歷司知事　贈儒林郎翰林院脩撰生宣德庚戌四月初一日子時卒弘治壬子正月二十二日丑時年六十三配張氏生二男子一女子葬紙坊原

錫字宗衡通政公第二子未取卒生卒年並闕

錫字振禄通政公第三子為藁城縣丞生正統巳未六月二十八日亥時卒正德丁卯四月二十八日未

時年六十九取甄氏生一男子葬紙坊原妾曰趙氏
生一男子
鑾字擬聲通政公第四子出金助邊為散官生正統
丙寅九月二十四日亥時卒正德丁卯九月初九日
戌時年六十二取高氏生三男子二女子葬紙坊原
繼高氏生一男子曰河
錦字華伯通政公第五子為國子監生生景泰庚午
十月十三日亥時取高氏生五男子一女子
銳自輔子
鈍自輔第二子取吳氏

鉞曰轍第三子

恭大器子取張氏生三男子一女子葬卜家原生卒年並闕

清大器第二子取劉氏生一男子二女子葬北郊生卒年並闕

深大器第三子取劉氏生二男子四女子葬北郊生卒年並闕

恂大器第四子取王氏生二男子二女子葬北郊生卒年並闕

愷大容子取張氏生二男子一女子葬卜家原生卒年並闕

準大容第二子取楊氏生二男子二女子葬西原生卒年並闕

全大容第三子取黃氏生四男子二女子葬西原生卒年並闕

名大容第四子取侯氏無子葬西原生卒年並闕

通大用子取郭氏繼田氏生一男子二女子葬北郊生卒年並闕

達大用第二子取申氏生一女子葬北郊生卒年並闕

本晟子取党氏生一男子二女子葬卜家原生卒年並闕

雄晟第二子取趙氏生四男子三女子葬卜家原生卒年並闕

㷭晟第三子取張氏生一男子一女子葬卜家原生卒

年並闕

紀忠子、取申氏生二男子三女子

信忠第二子取張氏生一男子二女子

英九成子取張氏生二女子妾張氏生二男子葬卜家原生卒年並闕

玄九成第二子取劉氏生三女子葬卜家原生卒年並闕

脩玫子今流寓石泉

斗玫第二子從脩寓石泉

阜字德瞻平陽公子生天順戊寅十月二十一日中時卒成化乙未八月十九日巳時年十八未取葬西

原今改南郭之麓

海字德涵平陽公第二子初名澍取尚氏

淮字德顯蒙城子取馮氏繼馮氏

渫蒙城第二子

泫字德淵義官子取張氏繼杜氏

浩字德充義官第二子取魏氏

洋字德徽義官第三子取甄氏

澤字德宣監生子為縣醫學訓科取張氏

潤字德溫監生第二子取李氏繼曹氏

瀚字德綏監生第三子取趙氏

淳字德一監生第四子取解氏

漁字德周監生第五子

璽字廷信泰子取李氏繼徐氏王氏生四男子三女

子葬卜家原生卒年並闕

貫泰第二子取李氏生一男子一女子葬卜家原生卒

年並闕

寧泰第三子取陳氏生四男子

演字文敷清子國子監生生正統丙辰八月初五日

辰時卒成化己亥四月十九日寅時年四十六取丁

氏繼丁氏生三男子一女子葬北郊

壽深子取于氏生一男子三女子葬西原生卒年並闕

齡深第二子取馬氏

瑞恂子取符氏生一女子

學恂第二子取黎氏繼裴氏生一男子葬南郭生卒年並闕

林愷子取尚氏生二男子一女子葬卜家原生卒年並闕

志祥愷第二子取李氏生一男子一女子

爾準子取裴氏生二男子一女子葬北郊生卒年並闕

懷準第二子取宋氏生一男子三女子葬北郊生卒年並闕

整金子取李氏生一男子二女子

福金第二子流寓仵溪

能全第三子為省祭官取張氏生二男子二女子葬

北郊生卒年
　　　逝闕

孝全第四子取趙氏

臣通子取魏氏繼劉氏某氏

敖本子取張氏

厚雄子取喬氏

滿雄第二子取田氏繼柴氏

才雄第三子取胥氏

萬雄第四子取張氏

恕盛子取薛氏繼荀氏

振紀子取楊氏

禄紀第二子取楊氏

池信子

懷銀英子

懷金英第二子

大傳第四

康海曰予先人之載衆盛矣故予今能攷焉於是述敘文政公以降至予兄德瞻之行事為譜大傳其餘先人所未載及予所未聞皆闕而不錄

傳曰文政公生宋之末時遭天下大亂乃與困始人

西來關中而文政公居武功長寧子孫至於今世家武云
文政公富財善貨殖始由固始來但千金即盡散千金募壯男子墾膏腴土作善飲食食墾者諸墾者說得善飲食皆爭詣求墾明年漸穫至五千石即散伍千石食亡食者來年諸亡食者人人倍息償文政公文政公乃不肯受倍息受其半息諸亡食者益說得文政公於是皆稱文政公長者可託蔭已故文政公獨富冠於關中諸關中言富者毋能視文政公也
子安公讀書長寧西門外阜上有弟子百人宗師子

安公於是稱子安公為西原先生

張光孝曰先外祖對山翁作康氏族譜稿止此餘闕之矣然竟未之補作惜哉予取而傳其所存以明作者之志或亦蒐奇者之所樂觀也

對山集卷之十九

康對山先生集卷之二十

論五篇

史論

靈帝崩太子即位宦官蹇碩等欲誅大將軍進而立陳留王恊袁紹因勸進悉誅宦官進白太后不聽紹又謀召四方猛將使並引兵向京師以脅太后進然之曹操聞而笑曰此一獄吏事也何至紛紛召外兵乎吾見其敗也康先生曰操之言是也此漢之所以亡也獨史臣不能識其意而妄為之詞爾曰若盡誅之事必宣露此何言也凡欲除天下之大害必先有

以度天下之大義苟義有所屈而事或安焉君子寧詘事而信義況事與義俱不得者春秋之時諸侯皆城成周而宋仲幾獨不受功晉人執之於京師此以王事討有罪也而春秋以為刑囚執人之事大司寇之職晉人不告諸司寇而擅執人於天子之側則覆霜之漸篡之萌也故特書而深罪之若彼嚴也何進不勝宦官之亂乃大召外諸將之兵使之挾持京師以誅其衆當是時漢之危猶一綫也乃又以諸將無嚴之兵絶而墜之耶比於春秋之法盖元兇首罪必誅而不赦矣而況其事又未為安也宦官之毒漢自

黷以來若是其遠也蹇碩趙忠張讓之徒欲廢帝
而立協遂太后而誅進若是其固也進於是時旣不
能脩明漢家之法亟收其權杜篡賊之路又不能斂
昭名義屬之司隷以誅其尤顧乃區區以詢袁紹之
謀及再白太后不從而討絕矣乃猶優游以待外諸
將之兵乎李園之謀春申君也先伏死士以待棘門
之內故不勞而春申死焉此碩讓之徒所以勝進也
董卓入關之後燔燬宮室簒廢天子蕩析民庶其孽
禍倍萬於宦官也使進而在又將誰召以除之耶夫
外諸將之兵猶虎豹犀象不可入人之室也有丈夫

者憂其家之為禍祟也收虎豹之屬入于室而獸之至則盡啖其家人此於祟何不除顧奚必虎豹羣豢者而使之操兵以入室乎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言必悖義而傷教也天下之事苟使悖義而傷教者為之則未有不誅其君夷其社稷者矣人主之幼也為之師傅教導以增發其聰明不幸而有孽人窺覘於側亦必有以從容捍蔽潛消其志意則在我者可不勞而定而在彼者不刑而華也田氏之於齊其欲奪而有之豈一朝一夕也晏子方且安舒和悅裁之以禮使勿自甚其所為當是時以晏子之顯名顧不足

以致而滅也其理當如是也至高國之屬則悖悖然怒而作矣姜氏之廟由是不祀焉彼高國者以啓之也乎讀漢書至竇武陳蕃之死曰嗟乎漢之亡也其是以基之乎乃其事未遠也而進遽效之古諺有曰莫視其奧先視其窔以蕃武之賢猶俯也彼進者何足以知窔而視之乎

述秦論

齊有仕於秦者見秦之論下以為猶齊也訑訑焉弗陳焉洋洋焉忘焉或曰夫今君王所以屬吏乎黔首吏受令不可滯令足下滯令何也曰吾所以棄邦國

至秦以秦強大可因自安也令君王之令曰乃數十
下吏蔑能汚緆肝晏也願告以君王歸之或以告秦
王曰四方之客咸以君王令弊不能承也且欲返去
故邑以避君王之誅昔先君以士之益秦國也故引
天下之賢人同秦國之富與王伯之業今客皆庸鈍
無事實又以非君王之法且後何以令國中不若因
逐之秦王曰唯唯甘茂曰不可夫秦伯王之所聚天
下之表也士咸以君王賢聖可以寬人之憂皆歸之
若水下趨壑故海內之國獨秦鉅然盛矣今君王非
有重大事狗馬音聲乃恒主所敗覆者日日下以繁

吏吏故有以𦖋君王之幽也令不反飭於內而逐客於外是以約天下擯秦也宜重誅吏以明君王之服秦王曰唯唯明日秦王乃出狗馬音樂之事一心以治秦國秦國大治君子曰夫君王之心不可無正人論道也秦有甘茂反以揚矣然微齊客言茂將無以藉矣進言於君者寧可以無所藉哉

友論

夫所謂友者與而內我以道者也古之人雖自聖神必有友友也者友其德而資乎我者也孔子曰毋友不如已者又曰以文會友以友輔仁今之人非無友

也友其所友而不擇也友其所友而不擇則終日與俱非淫褻狎媚有弗入也非財利物貨有弗親也非憂患死喪有弗止也如是則盍愈無友者也道不知加焉曰吾有友也友之道盍如是乎我徒以順而莫我逆者曰此吾之善友也我將無惑焉凡所以陷吾使吾日就於牛馬禽獸而莫之知者皆彼所以莫我逆也其曰惟友友焉以道而責我我惕日景景焉亡獲於心曰豈所以識我朝夕所與者皆自誇侈者也彼烏能有我也是則所以使吾日就於聖賢君子之域而莫之知也何邪其邪者安吾情而易入者也其

正者皆拂吾情也人孰知夫逆順之際可以利害於我而為之區也故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貴自審而已矣幾乎其正則從乎其正審乎其邪則絕而勿從凡正言終日而內我以道者皆正也凡從然與好終日而不內我以道者皆邪也吾志於道者皆吾從而已矣吾非志於道則凡非志於道者皆吾從而已矣由是則君子小人可以區而所以順逆於我者可知也由是則吾終日唯唯焉惟所語而由所弗改則所以為我者可知也故寂寂之語附耳之論皆淫褻狎猾可勿近也夫德者難成而惡者易放也使與十人居之

有五人焉正襟危坐非先王之道有弗言也非先王之行有弗行也其五人擊筑呼嗚非鄭衛之音有弗為也非桑中洧上之事有弗說也則孰從乎我非甚明者則前五人者有弗屑也使五人咸亡焉日與後五人者居之未有能悟者矣故吾為悲懼焉揄次金可卿因與余論友余以是言之且將以自求也

詰客論

客曰墨子之悲乎絲之染也偽而已矣凡異其端者皆務危論駭人如墨子之說則墨子將自不可以行墨子之道也且墨子之衣豈盡素耶其事豈盡其本耶

從墨子之道則可以弃冠裂服破其宮室裸而逐露
而居者也是非墨子之行矣是則偽而已矣康先生
曰墨子之言侈偽而已矣然固有其指其指曰夫天
下之色不齊染之於其青則亦青而已矣染之於其
白則亦白而已矣染之於其玄其黃其赤則亦玄黃
與赤而已矣是以傷乎其習之至是墨子之心也今
有惡人者其行雖無過也其常行而言必屢合聖人
之指者何也其所以審乎其故行熟也從墨子之行
弁疑其言是非所以廣述聽周察博務者也今夫瞽
者情者人之所共弃也至其道詩鼓瑟也則人人爭

先聽之足豈重其瞽與瞶者也重其所道與所鼓耳今之學者稱古人之法曰儒墨之道雖不可取也然而與儒同稱矣猶之飲泉焉雖不及源而已免渴矣且子以墨子為賢人惡人矣乎夫如為惡人也則其言或不可弃以為賢人則其言固不賤於瞶者瞽者之所道矣瞽者瞶者之所道世且以為貴而聽之則吾所貴於墨子之言寧不已勝於貴瞶者瞽者之所道哉

釋客論

客有不樂其官者康子曰夫子何不樂官吾以遼僻

不近人事非所以仰望於官者故弗樂也康子曰異哉子之樂也使子以千室之邑治之乃所以謂能仰望於官而樂也是子之樂樂藉其食而已也夫官者食而事之者也君子之於官也惴惴如有持而弗勝矣今子不揣其事而擇其所能食亡可以自官矣古者于官之至也汲汲焉辭焉委焉弗肯就焉曰恐鄙人不可或以僨君王之命也予以為仰望而刻計之惟其所不豐而憂也是所以[illegible]官耶今夫事固有不同者其抱關擊柝者雖[illegible][illegible]其食也然不望其大且貴以多其食者以抱關擊柝之事易盡也今子所

求於官者曰吾不能食也吾饑由是可以免吾耕耨之苦也及旣官焉則曰遼僻不近人事非所以仰望官也是何止於千室之邑治而有之而已者也是盡天下之物有而後憮者也故曰樂諸其食而已也客憮然曰先生之敎我也我故謂不能復得仕也將由是死於溝壑之中即以食而言也寧不至大豐然已賢於死諸溝壑之中矣樂然於官盡其心為之遂以賢敎名其官

風俗論

夫天下之勢其所可見者常出庸人之所喜也庸人

之所喜也故天下莫有強焉宋人貴雞豚而四境盡
堺笠戎人尚酪乳而部落盡皆着靴諸庸人之所喜
而天下之勢可見矣故國之治亂視風俗之淳漓風
俗之淳漓視斯民之好尚夫郃以后稷開國其風俗
淳然無偽也乃至於後尚鬬使氣不肯順理豪桀者
至於持把治吏鄉人皆相推畏高之又習侈善享無
豐歉之節日日擊鼓聚會群有歡飲好蕩之人得分
銀尺布則置酒弗計甑饌召倡優女子彈弦跕躧不
碎長老時節遊衍女子率冶容妖服佔佔自見或又
好悏快為賢多言習禮送死奢靡擬諸王侯壻負婦

翁至於傾産甚者禮佛飯僧謂有益於死者而於今不易也昏禮爭財至相構訟貧者、營無與厮僕或又以女易女謂之換親而騰說是非多至離與父或愛子私為營産身死未寒兄弟漁肉不蕩貲廢業不已也嗚乎今之關中猶古之關中也而今之民俗非古之民俗也然則從而新之豈不由於上作哉

雜著十二篇

說山

康子曰夫天下之至高者莫有如山也使無有草木鳥獸以聚焉則丘垤之高耳故凡積土而起者皆可

以為山山必有草木鳥獸而後可以為高何也群之人焉必宮室而居衣裳而服禮義而用然後可以為人也彼裸而行手足而立者自夷狄之外豈謂彼非人哉謂其不宮室而居衣裳而服禮義而用也

文說

古之文也乞之而後然故其師也法而章焉今之文也成之而後思故其敝也渙而悔焉乞之有道窮理悖文而已理不窮則無以得其旨趣之所在文不悖則無以盡其法度之所宜故窮理悖文而約之於禮然後可以言其文也

說事

事有所始然亦有杳漠無以見者弗詳而思也夫天下之物豈有無始而然者其至於杳漠無以見何也所以交乎物者私意相逐而亡所介勢態相安而亡所擬也夫私意相逐而亡所介彼以是要我我曰彼如此以誠也曰日以其所直者道彼又而我叛也而乃且曰我未嘗怒不忠也安知其相安於勢態而亡所疑耶故曰事有所始其杳漠無見者弗詳而思也

操解

濟世之士其所操者與人異也何也彼之志其人之

利祿弗能遲也刑罰弗能威也夫利祿不能遲也是故一介不以取於人刑罰不能威也是故歉然樂而忘天下故曰其所操者與人異也一介不以取於人則事之所至必不泥於私而所行益公歉然樂而忘天下則行之所遇必不顧其養而所守益厲是故其發之也舉天下莫有能易焉舉天下莫有能易則行之於天下而天下受之致之乎君而其君安之發之乎其事而其事治之故天下之事乃可得而濟也故曰濟世之士所操與人異也夫操者凡以成身履道之大鍵也志濟世者可舍操他為之耶故曰操則存

舍則忘君子亦蔑乎其操而已矣

述晏

高彤西憝晏子言於崔杼以殺之晏子往見杼因與言之杼再拜曰今乃知夫子之賢聖也齊人有覬於杼者曰大夫甚尊晏子乎也莊公欲立司馬客亦為秦視待司馬者皆趨奔晏子晏子笑曰子以予賢於崔子乎曰然燕雀之飛猶鵬鶚之羽乎曰然曰然則子何事於嬰也夫寉子公之所尚畏齊之所獨制也嬰惟欲以首領奉先人之業故以見杼幸以免其疑心是借近以將遠猶鵬鶚之翼苟得伸將長去不返夫燕

雀利人之有資人之食日與人狎而不知其敗趨炎炎之勢而不知其焚故雖同羽毛齊飛躍其志則非若之矣且丈夫之儀昂首而引氣也彼犬之操卷曲而說媚也向為身死而不能為父母之養乃詘身見崔子也乃又利他人之事而詘身是彼犬之操者也客出晏子謂門人曰夫義者君子所以嚴已禁物也一或舍焉則人咸趨矣士可以舍義弗立而使為人趨哉

序鄭葭事

鄭葭惡於宰大郁伯郁伯毀於王曰吾必治之葭之

支道聞而告葭曰大夫其亡乎郁伯以告王曰葭子
私論王不誅王不能令於楚國也王信郁伯之語以
移君矣請善記之鄭葭曰吾非怒於郁伯也其豎人
華斯澌諸者也吾聞郁伯善於司馬雒父請同雒父
言二子也其友曰是非大夫取畨於宗廟者也今二
子之讙於郁伯猶徒也今不能濟必大悔矣吾聞之
焉鄢子斯者王之所最幸而郁伯雒父之仇也今莫
若同雒父言之曰斯有惡於君仲與郁伯吾因論君
仲之賢而斯惡之我憶其必愬臣於王也願見郁伯
告之則雒父必大喜矣雒父喜必先以告郁伯郁伯

非深惡大夫也以二子言與斯善爾今不親斯郁伯當曰大夫來觀已也必以二子告大夫其免已矣葭由客之言告錐父錐父果大喜而內之郁伯郁伯果以二子之語告葭康先生曰予見故語論載葭與客之事喟然嘆曰何以紛紛爾也及諸吳之事觀之乃知有不得已而為之士遭其亂謬移貽之禍良難矣哉故予惡其存之不倫乃猶為正說焉

贊六篇

南嶠子陰德贊

予往過鄒會漢陂先生言及南嶠子之賢如此其

陰德表表然非人所能及也南嶠子儒職也祿薄地寒王邦相鄜之齊民與南嶠子風馬牛不相及也携幼子客寓潛江潛江之人何無一人憫惜之者覩六歲兒匍匐見南嶠子南嶠子不忍之心則勃然而不可遏求醫藥致館穀不幸而死既為之棺殮又擇地寄葬表之以石收養其子教之讀書於乎仁哉載籍所見若南嶠子實未多有比得南溟子樊火南所撰南嶠子陰德傳心寔慕焉為之

賛曰

緊惟天地大德曰生仁為人心心孰不靈厥養既薄

忿欲斯乖既窒既梏至德以傾達不舉職殘物醜名
窮罔思義遠天取盈此之南嶠殆若蜎蠅聖人致曲
曲能有誠從約致博奚性弗克牧此大邦下民是承
顛連困蹶遐邇同情心誠求之物用乃享惟君不二
惟行斯貞
君相桓桓推賢任能夾輔弘化易如建瓴勝殘拯溺
世萬共稱嘉子之仁因心匪迎言不盡意但發厥聲
南嶠于姓任名良幹字直夫桂林人也舉廣西鄉
試試禮部下第拜潛江教諭行取陞知信陽州信
陽得此長者民之福也

魯齋先生像賛

聖賢之學帝王之佐生顧匪㞐業則已大叙此彝倫光我華夏人或以仕元為之辭吾以為功不在禹下

楊宗文像賛四首

赫赫明庭百辟斯彈嗟嗟君子服此豸冠過以克正邪以是端有嚴有翼　天子孔安匪冠斯安惟我周愆淑人君子胡不萬年

右朝服像

凜乎其躬肅乎其容繩糾是司夙夜在公在公伊何王敬作所攄誠畢忠替否獻可爾心靡遺邇志用罔

百僚師師執敢云情

右公服像

温而彌莊欽而愈章端身示軌左陰右陽清以起懦
正以規曲靖恭爾位邦家之彀明不愧隱行必副志
爾色孔康子孫求類

右常服像

肇遊振景遠蹈恢清虛襟克濟孤抱彌貞藻文星燦
英德風偃即之來嘻張之或卷瞻面知心覩形諒獨
岐陽之鳳崑岡之玉

右半身像

澍山集卷之二十